

你说像个乌龟壳 他却说像烧烤架

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上新文物近13000件,数件造型奇特的文物引发热议

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引发网友热议,而这些文物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最早被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 and 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

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其中7号“祭祀坑”发现了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铜顶璋龙形饰、小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等。与7号“祭祀坑”邻近的8号“祭祀坑”大件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

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铜龙、“褰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被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像乌龟壳,有人说像烧烤架。当然这都是“戏言”,“三星堆的奇特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竹子、芦苇、大豆,以及黄牛、野猪。在8个“祭祀坑”周边,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在进行中,占地面积66亩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预计将于2023年完成,建成后公众可以在博物馆的“开放式”修复馆里与文物见面。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等



三星堆7号祭祀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三星堆8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面具。



三星堆8号祭祀坑出土的铜神坛局部。

延伸阅读

三星堆上新 老专家开心

文物修复大师杨晓鄂说修复这些文物需要时间和耐心

记者 郭春雨

6月13日上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发布之后,记者独家采访有着“三星堆文物修复泰斗”之称的杨晓鄂老师,请他点评这批最新出土的珍贵文物。

“月光宝盒”前所未见

在三星堆7号坑,除了大量象牙外,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三星堆7号坑发掘现场负责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这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之所以在三星堆文物中脱颖而出受到巨大关注,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铸造工艺非常精湛。“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东西,一下就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正因此,他将这件青铜器称为“月光宝盒”。

这件“镇坑之宝”,是一件对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期中侧边“暗藏玄机”,一侧类似合页,附带了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根青铜飘带。最让人称奇的是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美玉,在灯光下反射出温润的光芒。玉器为椭圆形,同样上下对称,材料呈现青绿色,玉料也极为罕见。通过微痕分析,考古学家发现这件青铜器外面还裹着丝绸。

“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物,对于我来说,这也是首次在三星堆见到。”杨晓鄂兴奋地说,这件器物的构造和形态,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对三星堆的理解,并且造型在整个中国青铜器时代都前所未见,因此具有非凡的价值。

遗憾的是,历经3000多年,这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已被严重锈蚀,其中两角也变形残破,暂时还无法进行开盒实验。

“这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应该叫什么器物,以前是什么用途,现在还一无所知。”杨晓鄂说,这件造型奇异的青铜器,让自己回想起曾经修复的青铜神树——被发掘时的青铜神树,只是掩埋在泥土中的碎片。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树上挂的鸟儿、果实碎片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这些长短短短的枝丫,形状是如此的怪异。任何一册史书,任何一处遗址,都不曾记载过这些管状的青铜碎块,而他的任务,则是将这些青铜残块一点点拼接复原,重现3000多年前的样子。

修复后才能知道是什么

“经过一次次拼接、修复,才定位了如今的青铜神树,现在这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只有经过仔细修复和研究,才可能知道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器

物。”当年杨晓鄂和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去研究青铜神树的背景和用途,又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才将青铜神树一点点拼接还原。现在修复这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也需要时间和耐心。

今年75岁的杨晓鄂,几乎一辈子都在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打交道。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三星堆目前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铜器,一大半是他亲手修复的,他也被称为“站在三星堆文物背后的人”。几乎参与了目前三星堆所有重要文物的出土、修复过程,杨晓鄂了解自己的文物就像了解自己的掌纹。

对于进入古稀之年的杨晓鄂来说,已经将大半生都献给了三星堆文物修复工作。“文物保护受制于科技水平和文物保护水平,怎样保护好文物,是世界性的难题。”杨晓鄂说,在他看来,有些文物更适合埋在地下,“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有意把一些文物留在地下,不仅是为了等科技更好地发展,还是为了给后世留下考古的余地,留下历史的资料”。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美编:继红 组版:刘燕

除了文物,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还有什么重要成果?

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

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一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1号坑、2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第五层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多学科火眼金睛“新发现”

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4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4号坑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左右;用X射线探伤、CT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3号坑出土小铜人像采用芯

骨铸造工艺;发现玉管钻孔方式分为2类:对钻,单面钻;孔道加工分为2类:经过打磨,未经打磨;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确认祭祀坑的年代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联系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着密切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甬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据央视新闻